

青麗速板

陽情樓

掌海樓

集附續集

集集集集

集集集集

集集集集

集集集集

集集集集

集集集集

集集集集

集集集集

集集集集

集集集集


集集集集

集集集集

集集集集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central illustration of a horse and rider. The horse is dark and in profile, facing left, with a rider on its back. The background of the illustration is white, and the horse and rider are surrounded by stylized, swirling patterns. The border itself is a thick, black, repeating pattern of stylized, swirling motifs, possibly representing clouds or water, framing the central text.

青樓集

黃雪箋輯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青樓集及其他四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青樓集序

君子之於斯世也。孰不欲才加諸人。行足諸己。其肯甘於自棄乎哉。蓋時有否泰。分有窮達。故才或不羈。行或不揜焉。當其泰而達也。園林鍾鼓。樂且未央。君子宜之。當其否而窮也。江湖詩酒。迷而不復。君子非獲已者焉。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遺民。若杜散人。白蘭谷。關己齋輩。皆不屑仕進。乃嘲風弄月。留連光景。庸俗易之。用世者嗤之。三君之心。固難識也。百年未幾。世運中否。士失其業。志則鬱矣。酷酒載嚴。詩禍叵測。何以紓其愁乎。小軒居寂。維夢是觀。商顏黃公之裔。孫曰雪簑者。攜青樓集示余。且徵序引。其志言讀之。蓋已詳矣。余奚庸贅。竊惟雪簑在承平時。嘗蒙富貴餘澤。豈若杜樊川。贏得薄倖之名乎。然樊川自負奇節。不爲齷齪小謹。至論列大事。如罪言原十六衛。戰守二論。與時宰論兵論江賊書。達古今。審成敗。視昔之平安杜書記。爲何如邪。惜乎天慙將相之權。弗使究其設施。迴翔紫薇。文空首耳。揚州舊夢。尙奚憶哉。今雪簑之爲是集也。殆亦夢之覺也。不然。歷歷青樓。歌舞之妓。而成一代之豔史。傳之也。雪簑於行。不下時俊。顯屑爲此。余恐世以青樓而疑雪簑。且不自其志也。故并樊川而論之。噫。優伶則賤。樂則靡焉。文墨之間。每傳好事。其湮沒無聞者。亦已多矣。黃四娘託老杜而名存。獨何幸也。覽是集者。尙感士之不遇。時至正甲辰六月。既望。觀夢道人隴右朱經謹序。

青樓集

元 雪簑釣隱輯

【梁園秀】姓劉氏。行第四。歌舞談諷。爲當代稱首。喜親文墨。作字楷媚。間吟小詩亦佳。所製樂府。如小梁州、青歌兒、紅衫兒、摺摺兒、寒兒令等。世所共唱之。又善隱語。其夫從小喬。樂藝亦超絕云。

【張怡雲】能詩詞。善談笑。藝絕流輩。名重京師。趙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皆爲寫怡雲圖以贈。諸名公題詩殆遍。姚牧菴、閻靜軒。每於其家小酌。一日過鍾樓街。遇史中丞。中丞下道笑而問曰。二先生所往。可容待行否。姚云。中丞上馬。史於是屏驕從。速其歸。攜酒饌。因與造海子上之居。姚與閻呼曰。怡雲。今日有佳客。此乃中丞史公子也。我輩當爲爾作主人。張便取酒先壽史。且歌雲間貴公子。玉骨秀橫秋水調。歌一闋。史甚喜。有頃。酒饌至。史取銀二定。醉歌。席終。左右欲徹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將去。留待二先生來。此受用。其賞音有如此者。又嘗佐貴人樽俎。姚閻二公在焉。姚偶言暮秋時三字。閻曰。怡雲續而歌之。張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續曰。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卻黃花事。貴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張之才亦敏矣。

【曹娥秀】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俱絕。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座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內。命曹行酒適遍。公出自內。客曰。伯機未飲。曹亦曰。伯機未飲。客笑曰。汝以伯機相呼。可爲親愛之至。鮮于佯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卻只許爾叫王羲之也。一座大笑。

【解語花】姓劉氏，尤長於慢詞。廉野雲招盧疎齋、趙松雪飲于京城外之萬柳堂，劉左手持荷花，右手舉杯歌驟雨打新荷曲，諸公喜甚。趙卽席賦詩云：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珠簾秀】姓朱氏，行第四，雜劇爲當今獨步。駕頭花旦，軟末泥等，悉造其妙。胡紫山宜慰嘗以沉醉東風曲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閒情任卷舒，挂盡朝雲暮雨。馮海粟待制亦贈以鷓鴣天云：憑倚東風遠映樓，流鶯窺面燕低頭。蝦蟆瘦影纖纖織，龜背香紋細細浮。紅霧斂，彩雲收。海霞爲帶月爲鈎。夜來捲盡西山雨，不著人間半點愁。蓋朱背微僂，馮故以簾鈎寓意。至今後輩以朱娘娘稱之者。

【趙真真、楊玉娥】善唱諸宮調。楊立齋見其謳張五牛、商正叔所編雙漸小卿怨，因作鷓鴣天，哨遍耍孩兒煞，以詠之。後曲多不錄。今錄前曲云：煙柳風花錦作圍，霜芽露葉玉裝船。誰知皓齒纖腰會，只在輕衫短帽邊。啼玉鬢，咽冰絃。五牛身去更無傳。詞人老筆佳人口，再喚春風在眼前。

【劉燕歌】善歌舞，齊參議還山東，劉賦太常引以餞云：故人別我出陽關，無計鎖雕鞍。今古別離難，兀誰畫蛾眉遠山。一尊別酒，一聲杜宇，寂寞又春殘。明月小樓間，第一夜相思泪彈。至今膾炙人口。

【順時秀】姓郭氏，字順卿，行第二，人稱之曰郭二姐。姿態閑雅，雜劇爲閨怨最高。駕頭諸旦本亦得體。劉時中待制嘗以金簧玉管，鳳吟鸞鳴，擬其聲韻。平生與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馬板腸，王卽殺所騎駿馬以

昭之阿魯溫參政在中書。欲闕意於郭。一日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參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及參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敢望元鼎。阿魯溫一笑而罷。

【小娥秀】姓邳氏。世傳邳三姐是也。善小唱。能謾詞。張子友平章甚加愛賞。中朝名士。贈以詩文。盈軸焉。【杜妙隆】金陵佳麗人也。盧疎齋欲見之。行李匆匆。不果所願。因題踏沙行於壁云。雪暗山明。溪深花早。行人馬上詩成了。歸來聞說妙隆歌。金陵卻比蓬萊渺。寶鏡慵窺。玉容空好。梁塵不動歌聲悄。無人知我。此時情。春風一枕松曉。

【喜春景】姓段氏。姿色不逾中人。而藝絕一時。張子友平章以側室置之。

【聶檀香】姿色嫵媚。歌韻清圓。東平嚴侯甚愛之。

【南春宴】姿容偉麗。長於駕頭雜劇。亦京師之表表者。

【李心心】楊泰兒。袁當兒。于盼盼。于心心。吳女燕雪梅。此數人者。皆國初京師之小唱也。又有牛四姐。乃元壽之妻。俱擅一時之妙。壽之尤爲京師唱社中之巨擘也。

【宋六嫂】小字同壽。元遺山有贈鷓鴣栗工張鶯兒詞。卽其父也。宋與其夫合樂。妙入神品。蓋宋善謳。其夫能傳其父之藝。滕玉霄待制嘗賦念奴嬌以贈云。柳絮花困。把人間恩愛。算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同聲相應。寒玉嘶風。香雲捲雪。一串曬珠引。元郎去後。有誰著意題品。誰料渴羽清商。繁絃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曲。兩兩玉童相竝。白髮梨園。青衫老傅。試與留連聽。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清冷。

【周人愛】京師旦色。姿藝竝佳。其兒婦玉葉兒。元文苑嘗贈以南呂一枝花曲。又有瑤池景。呂總管之妻也。賈島春。蕭子才之妻也。皆一時之拔萃者。王玉帶。馮六六。王樹燕。王庭燕。周獸頭。皆色藝兩絕。又有劉信香。因李侯寵之。名尤著焉。

【秦玉蓮。秦小蓮】善唱諸宮調。藝絕一時。後無繼之者。

【司燕奴】精雜劇。聲名與宋郭相頡頏。後有班真真。程巧兒。李趙奴。亦擅一時之妙。

【天然秀】姓高氏。行第二。人以小二姐呼之。母劉。嘗侍史開府。高丰神靜雅。殊有林下風致。才藝尤度越流輩。聞怨雜劇。爲當時第一手。花旦。駕頭。亦臻其妙。始嫁行院王元俏。王死。再嫁焦太素。治中。焦後沒。復落樂部。人咸以國香深惜。然尙高潔。疑重。尤爲白仁甫。李溉之所愛賞云。

【國玉第】教坊副使童關高之妻也。長於綠林雜劇。尤善談諠。得名京師。

【張玉梅】劉子安之母也。劉之妻曰蠻婆兒。皆擅美當時。其女關關。謂之小婆兒。七八歲。已得名湘湖間。【王金帶】姓張氏。行第六。色藝無雙。鄧州王同知娶之。生子矣。有譜之於伯顏太師。欲取入教坊。承應。王因一尼爲地。求問於太師之夫人。乃免。

【魏道道】勾欄內。獨舞鷓鴣四篇打散。自國初以來。無能繼者。妝旦色有不及焉。

【玉蓮兒】端麗巧慧。歌舞談諧。悉造其妙。尤善文楸。握槩之戲。嘗得侍於英廟。由是名冠京師。

【樊事真】京師名妓也。周仲宏參議娶之。周歸江南。樊飲餞于齊化門外。周曰。別後善自保持。毋貽他人。

之謂。樊以酒醉地而誓曰。妾若負君。當刎一目以謝君子。亡何有權豪子來。其母既迫於勢。又利其財。樊則始毅然。終不獲已。後周來京師。樊相語曰。別後非不欲保持。卒爲豪勢所逼。昔日之誓。豈徒設哉。乃抽金篋刺左目。血流遍地。周爲之駭然。因歎好如初。好事編者爲雜劇。曰樊事真金篋刺目。行於世。

【賽簾秀】朱簾秀之高弟。欠耍俏之妻也。中年雙目皆無所覩。然其出門入戶。步線行鍼。不差毫髮。有目莫之及焉。聲遏行雲。乃古今絕唱。

【天錫秀】姓王氏。侯總管之妻也。善綠林雜劇。足甚小而步武甚壯。女天生秀。稍不逮焉。後有工於是者。賜恩深。謂之邦老趙家。又有張心哥。亦馳名淮浙。

【金獸頭】湖廣名妓也。貫只歌平章納之。貫沒。流落湘湖間。酸齋嘗有老鶴啄之謂。

【周喜歌】字悅卿。貌不甚揚。而體態溫柔。趙松雪書悅卿二字。鮮于困學。衡山齋。都廉使公。及諸名公。皆贈以詞。至今其家寶藏之。

【王巧兒】歌舞顏色稱於京師。陳雲鶴與之狎。王欲嫁之。其母密遣其流輩開喻曰。陳公之妻。乃鐵太師女。妬悍不可言。爾若歸其家。必遭凌辱矣。王曰。巧兒一賤倡。蒙陳公厚眷。得侍巾櫛。雖死無憾。母知其志。不可奪。潛挈家僻所。陳不知也。旬日後。王密遣人謂陳曰。母氏設計置我某所有富商約某日來。君當圖之。不然恐無及矣。至期商果至。王辭以疾。悲啼宛轉。飲至夜分。商欲就寢。王搯其肌膚皆損。遂不及亂。既五鼓。陳宿搆忽刺罕。赤鬪縛商。欲赴刑部處置。商大懼。告陳公曰。某初不知。幸寢其事。願獻錢二百緡。以

助財禮之費。陳笑曰：不須也。遂厚遺其母。攜王歸江南。陳卒。王與正室鐵。皆能守其家業。人多所稱述云。
【王奔兒】長於雜劇。然身背微僂。金玉府總管張公置於側室。劉文卿嘗有買得不直之誚。張沒。流落江湖。爲教師以終。

【時小童】善調話。卽世所謂小說者。如丸走坂。如水建瓴。女童亦有舌辨。嫁末泥度豐年。不能盡母之伎云。

【于四姐】字慧卿。尤長琵琶合唱。爲一時之冠。名公士夫皆以詩贈之。後有朱春兒亦得名於淮浙。

【平陽奴】姓徐氏。一目眇。四體文繡。精於綠林雜劇。又有郭太香。陳德宜之妻也。亦微眇一目。韓獸頭。曹皇宣之妻也。亦善雜劇。皆馳名金陵者也。

【趙偏惜】樊字闌奚之妻也。且末雙全。江淮間多師事之。樊院本亦罕與比。

【連枝秀】姓孫氏。京師角妓也。逸人風高。老點化之。遂爲女道士。浪遊湖海。間嘗至松江。引一鬢髻曰闌童。亦能歌舞。有招飲者。酒酣則自起舞唱青天歌。女童亦舞而和之。真仙音也。欲於東門外化緣造菴。陸宅之爲造疏語。多寓譏諷。其中有不比尋常鉤子。曾經老大鉗槌。百煉不回。萬夫難敵之句。孫於是飄然入吳。遇醫人李恕齋。乃欲下舊好。遂從俗嫁之。後不知所終。

【王玉梅】善唱慢調。雜劇亦精緻。身材短小。而聲韻清圓。故鍾繼先有聲似磬圓身如磬槌之誚云。

【李芝秀】賦性聰慧。記雜劇三百餘段。當時旦色號爲廣記者。皆不及也。金玉府張總管置於側室。張沒。

後復爲娼

【朱錦繡】侯耍俏之妻也。雜劇旦末雙全。而歌聲墜梁塵。雖姿不逾中人。高藝實超流輩。侯又善院本。時稱負絕藝者。前輩有趙偏惜。樊字闌奚。後則侯朱也。

【樊香歌】金陵名姝也。妙歌舞。善談諠。亦頗涉獵書史。臺端雖鷹角。峨峨悉皆愛賞。士夫造其廬。盡日笑談。惜壽不永。二十三歲而卒。葬南關外。好事者春遊。必攜酒奠其墓。至今率以爲常。

【小玉梅】姓劉氏。獨步江浙。其女區區姿格嬌冶。資性聰明。雜劇能迭生。按之號小技。後嫁末泥安太平。常鬱鬱而卒。有女寶寶。亦喚小技梅。藝則不逮其母云。

【楊買奴】楊駒兒之女也。美姿容。善謳唱。公卿士夫翕然加愛。性嗜酒。後嫁樂人查查鬼張四爲妻。憔悴而死。貫酸齋嘗以髻挽青螺。裙拖白帶之句譏之。蓋以其有白帶疾也。

【張玉蓮】人多呼爲張四媽。舊曲其音不傳者。皆能尋腔依詞唱之。絲竹成精。痛博盡解。笑談饜饉。文雅彬彬。南北今詞。卽席成賦。審音知律。時無比焉。往來其門。率富貴公子。積家豐厚。喜延款士夫。復揮金如土。無少暫惜愛。林經歷嘗以側室置之。後再占樂籍。班彥功與之甚狎。班司儒秩滿北上。張作小詞折桂。令贈之。末句云。朝夕思君。泪點成班。亦自可喜。又有一聯云。側耳聽門前過馬。和泪看簾外飛花。尤爲膾炙人口。有女倩嬌粉兒數人。皆藝殊絕。後以從良散去。余近年見之崑山。年餘六十矣。兩鬢如鷲。容色尙潤。風流談諠。不減少年時也。

【趙真真】馮蠻子之妻也。善雜劇。有遶梁之聲。其女西夏秀。嫁江閩甫。亦得名淮浙間。江親文墨。通史鑑。教坊流輩。咸不逮焉。

【李嬌兒】王德名妻也。姿容姝麗。意度閑雅。時人號爲小天然。花旦雜劇。特妙江浙。駙馬丞相常眷之。李生辰相君致賀禮。遇公燕。則遣以馬腰截。至今歌館以爲盛事。

【張奔兒】李牛子之妻也。姿容丰格。妙於一時。善花旦雜劇。時人目奔兒爲溫柔旦。李嬌兒爲風流旦。【龍樓景丹擲秀】皆金門高之女也。俱有姿色。專工南戲。龍則梁塵暗簌。丹則驪珠宛轉。後有芙蓉秀者。婺州人。戲曲小令不在二美之下。且能雜劇。尤爲出類拔萃云。

【賽天香】李魚頭之妻也。善歌舞。美風度。性嗜潔。玉骨冰肌。纖塵不染。無錫倪元纘有潔病。亦甚愛之。則其人可知矣。

【翠荷秀】姓李氏。雜劇爲當時所推。自維揚來雲間。石萬戶置之別館。石沒。李誓不他適。終日卻掃焚香。誦經。石之子雲壑萬戶。孫伯玉萬戶。歲時往拜之。余見其年已七旬。鬢髮如雪。兩手指甲皆長尺餘焉。【趙梅哥】張有才之妻也。美姿色。善歌舞。名雖高而壽不永。張繼娶和當當。雖貌不揚而藝甚絕。在京師。曾接司燕奴排場。由是江湖馳名。老而歌調高如貫珠。其女鸞童。能傳母之技云。

【陳婆惜】善彈唱。聲遏行雲。然貌微陋。而談笑風生。應對如響。省憲大官皆愛重之。在絃索中。能彈唱。變。且由者。有比十人而已。女觀音奴。亦得其彷彿。不能造其妙也。

【汪憐憐】湖州角妓。美姿容。善雜劇。涅古伯經歷甚屬意焉。汪曰。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我。涅遂備禮納之。克盡婦道。人無間言。數年。涅沒。汪髡髮爲尼。公卿士夫多訪之。汪汨其形以絕棄之狂念而終身焉。

【米里哈】回回旦色。歌喉清宛。妙入神品。貌雖不揚。而專工花旦雜劇。余曾識之。名不虛得也。

【顧山山】行第四。人以顧四姐呼之。本良家子。因父而俱失身。資性明慧。技藝絕倫。始嫁樂人李小大。李沒。華亭縣長哈刺不花置于側室。凡十二年。後復居樂籍。至今老于松江。而花旦雜劇。猶少年時體態。後輩且蒙其指教。人多稱賞之。

【李芝儀】維揚名妓也。工小唱。尤善慢詞。王繼學中丞甚愛之。贈以詩序。余記其一聯云。善和坊裏。驕驕搆出繡鞍來。錢塘江邊。燕子嘴將春色去。又有塞鴻秋四闕。至今歌館尤傳之。喬夢符亦贈以詩詞甚富。女童童善雜劇。聞來松江。後歸維揚。次女多嬌。尤聰慧。今留京口。

【李真童】張奔兒之女也。十餘歲。卽名動江浙。色藝無比。舉止溫雅。語不傷氣。綽有閨閣風致。達天山檢校浙省。一見遂屬意焉。周旋三歲。一作達秩滿赴都。且約以明年相會。李遂爲女道士。杜門謝客。日以焚誦爲事。至期達授諸暨州同知而來。備禮取之。後達沒。復爲道士。節行愈勵云。

【真鳳歌】山東名妓也。善小唱。彭庭堅爲沂州同知。確守不亂。真恃以機辨圓轉。欲求好於彭。一日大雪。彭會客。深夜方散。真托以天寒不回。直造彭室。彭竟不辭。後意甚密。

【大都秀】姓張氏。其友張七。樂名黃子醅。善雜劇。其外脚供過亦妙。

【喜溫柔】曾九之妻也。姿色端麗，而舉止溫柔。淮浙馳名，老而不衰。江西亦有喜溫柔，姓孫氏，其藝則不逮焉。

【金鶯兒】山東名姝也。美姿色，善談笑，攜箏合唱，鮮有其比。賈伯堅任山東僉憲，一見劇意焉。與之甚昵，後除西臺御史，不能忘情，作醉高歌，紅繡鞋曲以寄之。曰：樂心兒比目連枝，肯意兒新婚燕爾。畫船開，拋閃的人獨自遙望關西店兒。黃河水流不盡心事，中條山隔不斷相思。當記得夜深沉人靜，悄自來時來時節三兩句話，去時節一篇詩，記在人心窩兒裏，直到死，由是臺端知之，被勅而去。至今山東以爲美談。

【一分兒】姓王氏，京師角妓也。歌舞絕倫，聰慧無比。一日丁指揮，會才人劉士昌、程繼善等，於江鄉園小飲。王氏佐樽，時有小姬歌菊花會南呂曲云：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丁曰：此沉醉東風首句也。王氏可足成之。王應聲曰：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可詠題。堪描畫，喜觥籌席上交難，荅刺蘇頰，掛入禮廝麻，不醉呵，休扶上馬，一座歎賞，由是聲價愈重焉。

【般般醜】姓馬，字素卿，善詞翰，達音律，馳名江湖間。時有劉廷信者，南臺御史，劉廷翰之族弟，俗呼曰黑劉五，落魄不羈，工於笑談，天性聰慧，至於詞章，信口成句，而街市俚近之談，變用新奇，能道人所不能道者。與馬氏各相聞而未識，一日相遇於道，偕行者曰：二人請相見。曰：此劉五舍也。此卽馬般般醜也。見畢，劉熟視之曰：名不虛得。馬氏含笑而去。自是往來甚密，所賦樂章極多，至今爲人傳誦。

【劉婆惜】樂人李四之妻也。江右與楊春秀同時，頗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時貴多重之，先與撫州

常推官之子三舍者交好。苦其夫間阻。一日偕宵遁。事覺決杖。劉負愧。將之廣海。居焉。道經贛州。時有全督。菴撥里字子仁。由禮部尙書。值天下多故。選用除贛州。平昔守官清廉。文章政事。數歷臺省。但未免耽於花酒。每日公餘。卽與士夫酣歌賦詩。帽上常喜簪花。否則或果或葉。亦簪一枝。一日劉之廣海。過贛。謁全公。全曰。刑餘之婦。無足與也。劉謂關者曰。妾欲之廣海。誓不復還。久聞尙書清譽。獲一見而逝。死無憾也。全哀其志而與進焉。時賓朋滿座。全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兒枝上結。令賓朋續之。衆未有對者。劉斂衽進前曰。能容妾一辭乎。全曰。可。劉應聲曰。青青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只爲你酸。留意兒難棄舍。全大稱賞。由是顧寵無間。納爲側室。後兵興。全死節。劉克守婦道。善終於家。

【小春宴】姓張氏。自武昌來浙西。天性聰慧。記性最高。勾欄中作場。常寫其名。目貼於四周。遭梁上。任看官。選揀需索。近世廣記者。少有其比。

【孫秀秀】都下小旦色也。名公巨卿。多愛重之。京師諺曰。人間孫秀秀。天上鬼婆婆。

【事事宜】姓劉氏。姿色歌舞悉妙。其夫玳瑁斂。其叔象牛頭。皆副淨色。浙西馳名。

【簾前秀】末泥任國恩之妻也。雜劇甚妙。武昌湖南等處。多敬愛之。

【燕山景】田眼睛光妻也。夫婦樂藝皆妙。

【燕山秀】姓李氏。其夫馬二。名黑駒頭。朱簾秀之高第。且末雙全。雜劇無比。


【荆堅堅】善唱工於花旦雜劇人呼爲小順時秀。

【孔千金】善撥阮能慢詞獨步於時其兒婦王心奇善花旦雜劇尤妙。

【李定奴】歌喉宛轉善雜劇勾闌中曾唱八聲甘州喝采八聲其夫帽兒王雜劇亦妙凡妓以墨點破其面者爲花旦。

羅春伯聞見錄載陳了翁題蔡奴像曰觀全盛時風塵中人物尙如此嗚呼盛哉余於青樓集不能無感云爾。

至正丙午夏五月郡人夏邦彥書于風月樓中



麗 情 集

附 續 集

楊 慎 撰

本館據函海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麗情集序

麗情集一卷。厓集一卷。皆升菴採取古之名媛故事。間加考證而成者也。以緣情而靡麗。故名之。按此書世無傳本。得之丁小山。疑古今麗人尙多。所纂必不止此。然別無他本可校。姑存之以備一種。羅江李調元雨村撰。

麗情集

明 新都楊 慎撰

旋波移光

旋波移光。越之美女。與西施、鄭妲。同進於吳王。肌香體輕。飾以珠幌。若雙鸞之在煙霧。

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于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王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笑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譜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於疑網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快哉。

妬女

妬女者。介之推妹也。廟在并州壽陽縣。妬婦津在洛水。卽劉伯玉妻死。投此水爲神。今按述異記曰。妬女泉。影照至其地。必興雲雨。一名介推妹。又按張果傳。武后召果卒。死于妬女廟前。又夷堅志治妬龍事。龍王夫人殺其妾。因置獄正罪。誅之。

馮夫人

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嬖。漢宮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歸。按此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人篇詠者。惟劉孝威詩云。錦車勞遠駕。駱賓王詩。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徐堅詩。雲搖錦車節。月照角端弓。僅一句一聯而已。此事可書可歌。勝於詠明妃之失節。文姬之傷化多矣。

徐淑

子觀藝文類聚。見東漢婦人徐淑與夫秦嘉兩書。又觀玉臺新詠。見其與夫詩。皆麗則可誦。又考史通。稱其動合禮儀。言成規矩。夫死毀形不嫁。哀痛傷生。可謂才德兼美者也。范曄後漢書作列女傳。乃舍淑而取蔡琰。何見哉。

秋胡妻

劉子元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于古冶。狗節異于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爲伍。有乖其實焉。予按小說。載劉伯玉妻。字明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而死。名妬婦津。事與秋胡相類。秋胡妻可爲貞烈。則當祠于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可也。胡應麟曰。當名胡妻。所投水曰悍婦川。

甄后

魏甄后慧而有色。先爲袁熙妻。曹公屠鄴。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郎將已取去。孟德歎曰。今年破賊。正爲

奴后乃甄會女。初未嫁。熙日擬昏。子建其後爲文帝后。以妬死。子建思之不忘。作感甄賦。明帝甄出也。見此賦。改名洛神云。甄氏何物一女子。至曹氏父子三人交爭之如此。

趙李

阮籍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注。趙飛燕。李夫人。非也。按漢書。乃成帝時趙季。李疑。延年之博。尙有此誤。

吳妃

魏文帝吳妃。改襪樣。以羅爲之。復加以綵繡畫。至今不易。至隋煬帝宮人織成五色立鳳。朱錦襪。勒。

潘妃

東昏侯潘妃。以金蓮花步地。曰步步生蓮花。其實履直千萬。

盧氏

范陽盧氏。母王氏。撰天寶迴紋詩。凡八百十二字。循環有數。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方。謂陰陽之莫測。與蘇若蘭事相類。

武后

唐類表載李近仁賀武后新牙更生表云。易有四營。金牙爲壽考之象。詩具六義。玉齒載神仙之謠。還年而輔車不虧。卻老而瓠犀仍出。堅而不脆。聞於導養之方。落而更生。得自靈飛之散。乞宣示海內。仍錄付

史官史稱武后年七十。盛自拂拭。不覺衰耗。始信夏姬之年。踰七十而雞皮三少。猶與巫臣生女。後嫁叔向。北史。胡后年踰不惑。而妖蠱若二八。是三人者。貴爲君配。而其行乃花搗梨。婚之所恥。而不爲。然天乃祐之。以誨淫。其亦理之不可曉者。

朱滔括兵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場。有士子容止可觀。進趨淹雅。滔召問曰。所業者何。曰。學爲詩。問有妻否。曰。有。卽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詞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鴈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着。週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答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遺以束帛放歸。

王霞卿

進士鄭殷。彝旋遊會稽。寓唐安寺。見粉壁有題云。瑯琊王氏霞卿。光啓三年。陽春二月。登於是閣。臨軒轉恨。觀物增悲。雖看煥爛之花。但比淒涼之色。時有輕綃捧硯。小玉觀題。詩曰。春來引步暫尋幽。愁見風光倚寺樓。正好開懷對煙月。雙眉不展自如鈎。鄭生和曰。題詩仙子此曾遊。應是尋春別鳳樓。賴得從來未相識。免教錦帳對銀鈎。霞卿乃邑宰韓嵩妻。自京師挈之任所。嵩遭暴寇而卒。鄭生欣然謁之。時霞卿竟辭以疾而不見焉。但令總角婢子輕綃持詩答曰。君是烟霄折桂身。聖朝方切用儒珍。正堪西上文場戰。空向途中泥婦人。鄭得詩大慙而退。唐會昌中。三鄉有女子題詩于壁曰。西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歿妾

空還。謝娘衛女不相待。爲雨爲雲過此山。進士陸真洞。王祝。劉谷。王條。李昌鄴。王頌。李儒。張綺。高衢。章冰。賈馳。十一人和之。曰。三鄉略未聞。謁之而不內。慙而退焉。

胡琴婢勝兒

吳泰伯祠在闔門之東。每春秋。市人相率牲醴。多圖善馬。縶與美女以獻之時。金銀行以輕翰。畫侍婢捧胡琴以從。其貌勝於白繪者。名爲勝兒。蓋他獻者無以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疫。送客之金陵。置酒于廟東。通波館。忽欠伸思寢。夢紫衣冠者言。襄王奉屈。劉生隨至廟。周旋揖讓而坐。王語劉生曰。適納一胡妓。藝精而色麗。知吾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曲以寵之。生初頗不懽。命酌人間酒一盃。已醉。乃作歌曰。繁絃已停雜。吹歌。勝兒調弄遲。娉娉。大絃嘈嘈奔濕濕。浪疊波間倒溟溟。小絃切切怨颺颺。鬼哭神悲秋恹恹。倒腕斜飛掣流電。春雷直夏騰秋鶻。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十年前。涼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漢民。不省胡塵暫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亂。犬豕崩騰恣唐突。元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海內漢民皆入虜。飲恨吞聲空咽嗚。時看漢月望漢天。怨氣衝星成彗孛。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壘閉閑卒。河湟咫尺不能收。輓粟推車徒兀兀。今朝聞撥涼州曲。使我心神暗超忽。勝兒若向邊塞彈。征人淚血應闌干。吟畢以獻。王召勝兒授之。王之侍兒有妬者。以金如意擊勝兒。劉生驚而寤。歌傳于吳中。

青娥

唐小說趙嘏嘗惑一美姬名青娥。後爲浙帥所得。嘏及第。以一詩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化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叱利。今日青娥屬使君。浙帥使送歸之。逢嘏于橫水驛。姬抱嘏慟哭而絕。又薛宜僚使新羅。至青州。悅一妓段東美。賦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煙。頻夢東美。感疾卒於外。柩至青州。段奠之一慟而卒。青娥東美。可謂節妓矣。漢之蔡文姬。陳之樂昌公主。九原如見之日。豈不汗顏乎。

厖麗情集

明 新都楊 慎撰

李芳儀

以下厖古韻字。按厖古韻字。乃先生偶誤。見余編楊錄。

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住京師。初嫁供奉官孫某。爲武彊都監妻。生女皆爲遼中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朝。嘗仕遼爲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爲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瑤席。後庭一曲風景改。收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央。敕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疆。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卻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三鼓溇沱岸。良人白馬人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探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舞罷遍數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十指渡江來。十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鶴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江州廬山真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補之刊姓氏於石。有太寧公主。永嘉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呂用之

唐呂用之在維揚日。佐高駢。專權擅政。有商人劉損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搆取。損憤惋。因成詩三首。曰。寶釵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月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斷蹤青鳥罷啣箋。金盃倒覆難收水。玉軫傾欹懶續絃。從此茶蘼山下過。只應將淚比流泉。鸞辭舊伴悲何止。鳳得新梧想稱心。紅粉尙殘香霧。白雲將散信沉沉。已休磨琢投期玉。懶更經營買咲金。願作山頭似人石。丈夫衣上淚痕深。舊嘗遊處徧尋看。覩物傷情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謝。畫眉窗下月空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河去住難。莫道詩成無淚下。淚如泉涌亦須乾。詩成吟詠不輟。一日晚。見一虬髯老叟。行步迅疾。眸光射人。揖損曰。子良心有何不平之事。損具對之。叟夜果入用之家。化形於斗棋之上。叱用之曰。所取劉氏之妻。并其寶貨。速還之。否則隨刀落矣。用之驚懼。夜遣幹事。賫金并裴氏還損。損夜促舟去。虬髯亦無蹤跡。

浣花夫人

成都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爲浣花夫人生辰。傾城出遊。地志云。夫人姓任氏。崔寧之妾。按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寧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

女狀元

女侍中魏元及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卽林妙士也。女狀元王蜀黃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皆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

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老堅然白壁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蓋黃事也。胡
胡曰。元人春桃記今不傳。僅據新編有其目。大概如琵琶等劇。

秦少游女

靖康間。有女子爲金虜所掠。自稱秦學士女。道中題詩云。眼前雖有還鄉路。馬上曾無放我情。讀者悽然。曾委父爲作秦女行云。妾家先世居淮海。淮海文名喧宇內。自從貶死古藤州。門戶凋零三十載。可憐生長深閨裏。耳濡目染知文字。亦嘗強學謝娘詩。女子未嫌稱博士。妾年長來逢世亂。黃頭鮮卑兵入漢。妾身亦復墮兵間。往事不堪回首盼。一身漂蕩逐胡兒。被驅不異犬與雞。奔馳萬里向沙漠。天長地久無還期。北風蕭蕭易水寒。雪花滿地經燕山。千盃虜酒愁中醉。一曲琵琶淚裏彈。吞聲飲恨從誰訴。偶然信口題詩句。眼前有路可還鄉。馬上迷魂不知處。詩成吟罷更愴然。豈意漢地能流傳。當時情緒亦可念。至今聞者爲悲酸。憶昔中郎有女子。亦陷虜中垂一紀。暮年多幸逢阿瞞。厚幣贖之歸故里。惜哉此女不得如。終竟老死留窮廬。空餘詩話傳悽惻。不減胡笳十八拍。

蘇雲卿

雲卿與張浚魏公友。魏公既相。雲卿隱豫章東湖。鬻蔬自給。公托帥漕覓之。微服乃得見。詰朝再至。則閉關矣。啓之。惟書與金在。不啓封。曾茶山作歌云。東湖湖面波滲瀾。東湖岸上春土肥。先生渺雲明月曉。種

來蔬甲今成畦。把茅蕭蕭環四壁。此身不願人間識。乾坤清濁那復知。寸心杳緲黃塵隔。故人子房今九雲。交情不斷江湖濱。江西使漕卻騶騎。故作敲門問字人。黃金百緡賤一幅。多謝春風到茅屋。君爲使者吾邦民。見君容我更樵服。故人與我情重哉。君且歸矣明當來。明朝啓扉人不見。黃金不動書不開。使者持書三太息。封書徑上黃扉側。翻鶴馭雲冥冥裏。空向湖山訪行迹。向來桐江嚴子陵。曾得故人雙眼青。芒鞋卻踏金華路。太史驚誇說客星。先生得書掉頭去。并此湖光不回顧。夢夫孀婦截髮鬢。亦有老大閩中女。茶山此歌可激貪鄙。張世南遊宦紀聞載宋隱逸記蘇翁本末甚詳。宋得翁東湖遺事。北面挹湖山。築菴仰高。章泉先生名曰灌園菴。按茶山集。此詩不載。

張千載

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北。某亦北。遂以故宋官營求江西省。隨之北。寓于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文山知是千載。義焉。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櫬。文山受刑後。卽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千載拾骨。實葬。并櫬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文山怒云。繩鉅未斷。其子心動。毅然啓視之。則有繩束其髮。當其云云。夢爾且髮爾何足計。又萬無繩繫理。及見更服公英爽可畏。劉須溪紀其事。贊于文像。後曰。聞居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動主髮。如何尋約。亦念續芻。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頹泚。昔忌其生。今妬其死。

夫娘

南宋蕭齊崇尙佛法。閣內夫娘。悉令持戒。麾下將士。咸使誦經。見法琳辨正論。夫娘之稱本此。謂夫人娘子。蓋是稱美也。是時北則胡后卻扇于曇獻。南則徐妃贈枕于瑤光。龜茲王女納于鳩摩羅什。反以爲榮。千金公主偶于淫毒丐僧。不以爲恥。後世以夫娘爲惡稱。緣此。東坡戲語有和尚宿夫娘。相牽正上牀。衍陶九成。乃爲罵語。蓋未見六朝雜說耳。

洗氏

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繡寶轎。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繡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繡夫人。今按宋史李全傳。繡旗女將一事亦載之。


王氏

元制。嬖人妒者乘驢牛狗部中。宋劉休妻王氏妬。明帝勅令開小店。賣皂莢掃帚以辱之。今按南宋劉休妻胡麻嬖曰。太祖爲徐中山易夫人。即此。知嬖人妒者必不容于聖王之世。非特乘驢牛。賣皂莢而已。惜皆不著令甲中。

曼靡

列子。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注。靡曼。柔弱也。楚辭。蛾眉曼睩。靡顏膩理。注。曼。澤也。靡。緻也。言美女顏容脂緻。身體柔滑。漢書佞幸傳。柔曼之態。非獨女德。亦有男色焉。注。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近日有一士夫。一日觀佞幸傳。不覺色動。曰。是先得于我心矣。一日席上見歌童以手承其頤。曰。爾何名。答曰。程嬰。乃笑。

曰爾爲程嬰我卽杵臼聞者捧腹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central illustration of a horse and rider. The border is composed of intricate, swirling patterns. The central illustration shows a dark horse and rider in profile, facing left, set against a lighter background.

遼陽海神傳

蔡羽述

本館據古今說海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遼陽海神傳

明 林屋山人蔡 羽述

程宰士賢者。徽人也。正德初元。與兄某挾重貨。商于遼陽。數年所向失利。展轉耗盡。徽俗商者。率數歲一歸。其妻孥宗黨。全視所獲多少。爲賢不肖。而愛憎焉。程兄弟既皆落莫。羞慚慘沮。鄉井無望。遂受傭他商。爲之掌計。以糊口。二人聯屋而居。抑鬱憤懣。殆不聊生。至戊寅秋。又數年矣。遼陽天氣早寒。一夕風雨暴作。程已擁衾就枕。苦寒思家。攬衣起坐。悲歌浩歎。恨不速死。時燈燭已滅。又無月光。忽盡室明朝。殆同白晝。室中什物毫髮可數。方疑惑間。又覺異香氤氳。莫知所自。風雨息聲。寒威頓失。程益錯愕。不知所爲。亟啓戶出視。則風雨晦寒如故。閉戶入室。卽別一境界矣。疑鬼物所幻。高聲呼怪。冀兄聞之。兄寢室纔隔一土壁。連呼數十。寂然不應。愈惶急無計。遂引衾幕首向壁而臥。少頃。又聞空中車馬喧闐。管絃金石之音。自東南來。初猶甚遠。須臾已入室矣。回眸竊視。則三美人皆朱顏綠鬢。明眸皓齒。約年二十許。冠幘盛飾。若世所圖畫后妃之狀。遍體上下。金翠珠玉。光燿互發。莫可測識。容色風度。奪目驚心。異天人也。前後左右侍女數百。亦皆韶麗。或提爐。或揮扇。或張蓋。或帶劍。或持節。或捧器幣。或乘花燭。或挾圖書。或列寶玩。或荷旌幢。或擁衾褥。或執巾帨。或奉盤匱。或擊如意。或舉叢核。或陳屏障。或布几筵。或奏音樂。雖紛紜雜沓。而行列整齊。不少錯亂。室纔方丈。數百人各執其事。周旋進退。綽然有餘。不見其隘。門牖皆扁。不知何

自而入俄頃冠較者一人前逼床撫程微笑曰果熟寢耶吾非禍人者子有夙緣故來相就何見疑若是且吾已至此必無去理子便高呼終夕兄必不聞徒自苦耳速起速起程私計此物靈變若斯非仙則鬼果欲禍我雖臥不起其可道乎且彼既有夙緣語亦或無害遂推枕下榻匍匐前拜曰下界愚夫不知真仙降臨有失虔迓誠合萬死伏乞哀憐美人引手掖程起慰令無懼遂與南面同坐其二人者東西相向皆言今夕之會數非偶爾慎勿自生疑阻遂命侍女行酒進饌品物皆生平目所未覩纔一舉筯珍美異常心胸頓爽俄以紅玉蓮花卮進酒卮亦絕大約容酒升許程索少飲固醉不勝美人笑曰郎懼醉耶此非人間麴蘖所醞素何漿以狂藥見疑遂自舉卮奉程程不得已爲之一吸酒凝厚如餠而爽滑異甚略不粘齒其甘香清冽醴泉甘露弗及也不覺一卮俱盡美人又笑曰郎已信吾未遂速酌數卮精神愈開略無醉意酒每一行必八音齊奏聲調清和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酒闌東西二美人起曰夜已向深郎夫婦可就寢矣遂爲褰帷拂枕而去其餘侍女亦皆隨散凡百器物皆然不見門亦尙扃又不知何自而出獨留同坐美人相與解衣登榻則帷褥衾枕皆極珍奇非向之故物矣程雖駭異殊亦心動美人徐解髮綰髻黑光可鑑殆長丈餘肌膚滑瑩凝脂不若側身就程豐若有餘柔若無骨程於斯時神魂飄越莫知所爲矣已而交會纒合丹流浹藉若喜若驚若遠若近矯怯宛轉殆弗能勝真處子也程既喜出望外美人亦眷程殊厚因謂世間花月之妖飛走之怪往往害人所以見惡吾非若比郎慎勿疑雖不能有大益於郎亦可致郎身體康勝資用稍足備有患難亦可周旋但不宜漏泄耳自今而後遂當恒奉枕席不

敢有廢。兄雖至親，亦慎勿言。言則大禍踵至。吾亦不能爲子謀矣。程聞言甚喜，合掌自誓云：某本凡賤，猥蒙真仙厚德，恨碎骨粉身，不能爲報。伏承法旨，敢不銘心。備違初言，九殞無悔。誓畢，美人挾程項，謂曰：吾非仙也，實海神也。與子有夙緣甚久，故相就耳。須臾鄰舍雞鳴，至再。美人攬衣起曰：吾今去矣。夜當復來。郎宜自愛。言畢，昨夕二美人及諸侍女齊到，各致賀詞，盥洗嚴粧，捧擁而出。美人執程手，囑令勿泄。丁寧數四，去復回顧，不忍暫舍。愛厚之意，不可言狀。程益傾喜發狂，不能自禁。轉盼間，已失所在。諦觀門扉，猶昨夕所扃也。回視室中，則土炕布衾，荆筐蘆席，依然如舊。向之瑰異，無有矣。程茫然自失，曰：豈其夢耶？然念飲食笑語，交合誓盟之類，皆歷歷明甚，非夢境也。且惑且喜，頃之曙色，辨物出就。兄室，兄大駭曰：汝今晨神彩發越，頓異昨日。何也？程恐見疑，謬言年來失志，鄉井無期。昨夕暴寒，愁思殊切，展轉悲歎，竟夕不寢。兄必聞之，有何快心而神彩發越耶？兄言我亦苦寒，思家不寢，靜聽汝室，始終間然，何嘗聞有悲歎聲耶？已而商夥羣至，見程容色皆大駭異，言與兄合。程但唯唯謙晦而已。然程亦自覺神思精明，肌體膩潤，倍加於前，心竊喜之，惟恐其不復至也。是日頻視暑影，恨不速移，纔至日晡，託言腹痛入室，扃扉度想，以伺。及街鼓初動，則室中忽然復明，宛如昨夕。俄頃雙爐前導，美人至矣。侍女數人耳，儀從不復。疇昔之盛，彼二人者亦不復來。美人笑曰：卽果有心若是，但當終始于一耳。卽命侍女行酒薦饌，珍腴如昨。歡謔諧笑，則有加焉。須臾徹席就寢，侍女復散，顧視床褥，又錦繡重疊矣。然不見其鋪設也。程私念：吾且詐跌床下，試其所爲。方欲轉身，則室中全襯錦裯，地無寸隙矣。是夕綢繆好合，愈加親狎。晨雞再鳴，復起粧沐而

去。自後人定。卽來。雞鳴卽起。率以爲常。殆無虛夕。雖言語喧鬧。音樂迭奏。兄室甚邇。終不聞知。莫知其何術也。程每心有所慕。卽舉目便是。極其神速。一夕偶思鮮荔枝。卽有帶葉百餘顆。香味色皆絕。珍美。他夕又念楊梅。卽有白色一枝。長三四尺。約二百餘顆。甘美異常。葉殊鮮嫩。食餘忽不見。時已深冬。不知何自而得。況二物皆非北地所產也。又夕言及鸚鵡。程言聞有白者。恨未之見。轉盼間。已見數鸚鵡飛舞于前。白者五色者相半。或誦佛經。或歌詩賦。皆漢音也。一日市有大賈售寶石二顆。所謂硬紅者。色若桃花。大於拇指。價索百金。程偶見之。是夜言及美人撫掌曰。夏蟲不可語冰。信哉。言絕卽異寶滿室。珊瑚有高丈許者。明珠有如鵝卵者。五色寶石有如栲栳者。光艷燦目。不可正視。轉睫間。又忽空室矣。是後相狎既久。言及往年貿易耗折事。不覺嗟歎。美人又撫掌曰。方爾歎適。便以俗事嬰心。何不洒脫若是耶。雖然。郎本業也。亦無足異。言絕卽金銀滿前。從地及棟。莫知其數。指謂程曰。子欲是乎。程歛艷之。極欲有所取。美人引筯挾食前肉一瓣。擲程面問曰。此肉可粘君面否。程言此是他肉。何可粘吾面也。美人笑指金銀。此是他物。何可爲君有耶。君欲取之。亦無不可。但非分之物。不足爲福。適取禍耳。吾安忍禍君也。君欲此物。可自經營。吾當相助耳。時已卯初夏。有販藥材者。諸藥已盡。獨餘黃藥大黃各千餘斤。不售。殆欲委之而去。美人謂程是可居也。不久大售矣。程有儲直銀十餘兩。遂盡易而歸。其兄謂弟失心病風。醉罵不已。數日疫癘盛作。二藥他肆盡缺。卽時踊貴。果得五百餘金。又有荆商販綵段者。途間遭濕熱蒸。發斑過半。日夕涕泣。美人謂程是可居也。遂以五百金獲四百餘疋。兄又頓足不已。謂弟福薄。得此非分之財。隨亦喪。

去爲之悲泣。商夥中無不相咎竊笑者。月餘。逆藩宸濠反于江西。朝廷急調遼兵南討。師期促甚。戎裝衣
幘。限在朝夕。帛價騰踊。程所居者。遂三倍而售。庚辰秋。有蘇人販布三萬餘者。已售什八矣。尙存籠者什
二。忽聞母死。急欲奔喪。美人又謂程。是亦可居也。程往商價。蘇人獲利已厚。歸計又急。止取原直而去。蓋
以千金易六千餘匹云。明年辛巳三月。武宗崩。天下服喪。遂既絕遠。布非土產。價遂頓高。又獲利三倍。如
是屢屢不能悉紀。四五年間。展轉數萬。殆過昔年所喪十倍矣。宸濠之變也。人心危駭。流言屢至。或謂據
南都卽位矣。或謂兵渡淮矣。或謂過臨清近德州矣。一日數端。莫知誠僞。程心念鄉邑。殊不能安。私叩美
人。美人哂曰。真天子自在湖湘間。彼何爲者。止作死耳。行且就擒矣。何以慮爲。時七月下旬也。月餘報至。
逆徒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兵敗。程初聞真天子在湖湘之說。恐江南復遭他變。愈疑懼。美人搖首曰。無事
無事。國家慶祚靈長。天下方享太平之福。近在一二年耳。更叩其詳。日期已近矣。何必豫知。再期今上中
興。海宇於變。悉如美人之言。其明驗之大者如此。餘細弗錄。他夕。程問天堂地獄因果報應之說。有諸曰。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心所感召。各以類應。物理自然。若謂冥冥之中。必有主者。銖銖兩兩而
較其重輕。以行誅賞。爲神祇者。不亦勞乎。輪廻之說。有諸曰。釋以爲有。誣也。儒以爲無。亦誣也。人有真元
完固者。形骸雖斃。而靈性猶存。投胎奪舍。間亦有之。千億中之一二也。人死而爲厲。有諸曰。精神未散。無
所依歸。往往憑物爲厲。所謂游魂爲變耳。人間祭祀鬼神。欲要有諸曰。精誠所至。一氣感通。自然來格。非
鬼而祭。徒自諂耳。所謂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也。人有化爲異類者。何也。曰。人之心術。旣與禽獸無異。

積之至久。外貌猶人。而五內先化。一旦改形。無足深訝。異類亦有化人者。何也。曰。是與人化異類。同一理耳。人有爲神仙者。何也。曰。異類猶有化人者。況人與仙本一階耳。又何足異。雷神巧異。往往有迹。何也。曰。陽能變化。理所自然。人得幾何。而智巧若是。況雷實至陽。其爲神變。何足怪乎。龍能變化。大小不常。何也。曰。龍亦至陽。故能屈伸變化。無足間也。屢氣能爲山川城郭樓臺人物之形。何也。曰。天地精明之氣。游變無常。兩間所有。時或示現。此可驗天地生物之機。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屢何能爲。程平生所疑。皆爲剖析。詞旨明婉。如指諸掌。又夕問美人姓氏爲何。曰。吾既海神。有何姓氏。多則天下人。皆吾同姓。否則一姓亦無也。有父母親戚乎。曰。既無姓氏。豈有親戚。多則天下人。盡吾同胞。少則全無瓜葛也。年幾何矣。曰。既無所生。有何年歲。多則千歲不止。少則一歲全無。言多此類。迨嘉靖甲申。首尾七年。每夜必至。氣候悉如江南二三月。琪花寶樹。仙音法曲。變幻無常。耳目應接不暇。有時或自吹簫鼓琴。浩歌擊筑。必高徹雲表。非復人世之音。蓋凡可以娛程者。無不至也。兩情繾綣。愈久愈固。一夕程忽念及鄉井。謂美人曰。僕離家二十年矣。向因耗折。不敢言旋。今蒙大造。豐饒過望。欲暫與兄歸省墳墓。一見妻子。便當復來。永奉歡好。期在周歲。幸可否之。美人歎曰。數年之好。果盡此乎。郎宜自愛。勉圖後福。言訖。悲不自勝。程大駭。曰。某告假歸省。必當速來。以圖後會。何敢有負恩私。而夫人乃遽棄捐。若是耶。美人泣曰。大數當然。非關彼此。郎適所言。自是數當永訣耳。言猶未已。前者同來二美人。及諸侍女。儀從一時。皆集。簫韶迭奏。會燕如初。美人自起酌酒勸程。追敘往昔。每吐一言。必汎瀾哽咽。程亦爲之長慟。自悔失言。兩情依依。至于

子夜。諸女前啓大數已終。法駕備矣。速請登途。無庸自戚。美人猶執程手泣曰。子有三大難。近矣。時宜警省。至期吾自相援。過此以後。終身清吉。永無悔吝。壽至九九。當候子於蓬萊三島。以續前盟。子亦自宜宅心清淨。力行善事。以副吾望。身雖與子相遠。子之動作。吾必知之。萬一墮落。自干天律。吾亦無如之何也。後會迢遙。勉之勉之。丁寧頓復。至于十數。程斯時神志俱喪。一辭莫措。但雪涕耳。既而鄰雞羣唱。促行愈急。乃執手泣訣而去。猶復回盼再四方。忽寂然。於時蟋蟀悲鳴。孤燈半滅。頃刻之間。恍如隔世。亟啓戶出觀。但曙星東升。銀河西轉。悲風蕭颯。鐵馬叮嚀而已。情發於中。不覺哀慟。纔號一聲。兄卽驚呼問故。蓋不復昔之若鬢矣。兄既細詰不已。度弗能隱。乃具述會合始末。及所以豐裕之由。兄始駭悟。相與南望瞻拜。至明而城之內外。傳皆遍矣。程由是終日懣懣。若居伉儷之喪。遂東裝南歸。伴兄先部貨賄。自潞河入舟。而自以輕騎。由京師出居庸至大同。省其從父。流連累日。未發。忽夕夢美人催去甚急。曰。禍將至矣。猶盤桓耶。程憶前言。卽晨告別。而從父殷勤留餞。抵暮出城。時已曠黑。乃寓宿旅館。是夜三鼓。又夢美人連催速發。云。大難將至。稍遲不得脫矣。程驚起策騎東奔四五里。忽聞砲聲連發。回望城外。則火炬四出。照天如晝矣。蓋叛軍殺都御史張文錦。脅城內外壯丁同逆也。及抵居庸。夜宿關外。又夢美人連促過關云。稍遲必有狴犴憂矣。程又驚起。叩關候門啓先入。行數里而宜府檄至。凡自大同入關者。非公差吏人。皆桎梏下獄。詰驗恐有姦細入京也。是夜與程偕宿者無一得免。有禁至半年者。有瘐死於獄者。程入舟爲兄備言得脫之故。感念不已。及過高郵湖。天雲驟黑。狂風怒號。舟掀蕩如簸。須臾二桅皆折。花零落如粉。傾

在瞬息矣。忽聞異香滿舟。風即頓息。俄而黑霧四散。中有彩雲一片。正當舟上。則美人在焉。自腰以上。髮分明。以下則霞光擁蔽。莫可辨也。程悲感之極。涕泗交下。遙瞻稽首。美人亦於雲端舉手答禮。容色猶戀戀如故也。舟人皆不之見。良久而隱。從是遂絕矣。戊子初夏。余在京師。聞其事。猶疑信間。適某僉憲某總戎。自遼入京。言之詳甚。然猶未聞大同以後事。今年丙申。余在南院。客有言程來遊雨花臺者。遂令邀與。偕至。詢其始末。程故儒家子。少嘗讀書。其言歷歷具有源委。且年已六表。容色僅如四十許人。足徵其遇異人無疑。而昔聞不謬也。作遼陽海神傳。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central illustration of a horse and rider. The border is composed of intricate, swirling patterns. The central illustration shows a horse and rider in a dynamic, forward-moving pose, possibly crossing a bridge or a path. The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oodblock printing.

板橋雜記

余懷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龍威祕書及金陵叢刻皆
收有此書金陵校勘較精
且多尤西堂序故據以排
印又龍威本此書目下注
有說鈴之一四字

板橋雜記序

或問余曰。板橋雜記。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有爲而作也。或者又曰。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其可歌可錄者何限。而子惟狹斜之是述。黠冶之是傳。不已荒乎。余乃听然而笑曰。此卽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所繫也。金陵。古稱佳麗之地。衣冠文物。盛於江南。文采風流。甲於海內。白下青谿。桃葉團扇。其爲黠冶也多矣。洪武初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淡煙輕粉。重譯來賓。稱一時之盛事。自時厥後。或廢或存。迨至百年之久。而古蹟湮溼。存者惟南市。珠市。及舊院而已。南市者。卑屑所居。珠市者。閒有殊色。若舊院。則南曲名姬。上廳行首。皆在焉。余生也晚。不及見南部之煙花。宜春之子弟。而猶幸少長承平之世。偶爲北里之遊。長板橋邊。一吟一咏。顧盼自雄。所作歌詩。傳誦諸姬之口。楚潤相看。態媚互引。余亦自翊爲平安杜書記也。鼎革以來。時移物換。十年舊夢。依約揚州。一片歡場。鞠爲茂草。紅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聞也。洞房綺疏。湘簾繡幕。不可得而見也。名花瑤草。錦瑟犀毗。不可得而賞也。閒亦過之。蒿藜滿眼。樓館劫灰。美人塵土。盛衰感慨。豈復有過此者乎。鬱志未伸。俄逢喪亂。靜思陳事。返念無因。聊記見聞。用編汗簡。效東京夢華之錄。標崖公蜩斗之名。豈徒狹邪之是述。黠冶之是傳也哉。客雖然而起曰。如此。則不可以不記。於是作板橋雜記。

題板橋雜記

余子曼翁以所著板橋雜記示予爲序。予閒閱之。大抵北里志、平康記之流。南部煙花。宛然在目。見者靡不聽之。然未及百年。美人黃土矣。回首夢華。可勝慨哉。或曰。曼翁少年。近于青樓薄倖。老來弄墨。興復不淺。子方洗心學道。何爲案頭著阿堵物。予笑曰。昔明道眼前有妓。心中無妓。伊川眼前無妓。心中有妓。以定二程優劣。今曼翁紙上有妓。而良翁筆下故無妓也。何傷乎一序之長洲尤侗。

板橋雜記上卷

雅游

明 江甯余 懷著

金陵爲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翻翻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糾觴。留髻送客。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真欲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

舊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潔。花木蕭疏。迥非塵境。到門則銅環半啓。珠箔低垂。升階則鴛兒吠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丫鬟畢妝。捧娘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絲竹競陳。定情則目挑心招。綢繆宛轉。執袴少年。繡腸才子。無不魂迷色陣。氣盡雄風矣。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稱之曰娘兒。有客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婆。樂戶統於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有冠有帶。但見客則不敢拱揖耳。

妓家各分門戶。爭妍獻媚。鬪勝誇奇。凌晨則卯飲淫淫。蘭湯灑灑。衣香一室。停午乃蘭花茉莉。沈水甲煎。馨聞數里。入夜而擲笛搊箏。梨園搬演。聲徹九霄。李十爲首。沙順次之。鄭頤崔馬。又其次也。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曠遠芊綿。水煙凝碧。迴光鷺峯。兩寺夾之。中山東花園。且其前。秦淮朱雀桁邊。

其後洵可娛目賞心。激滌塵襟。每當夜涼人定。風清月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鬢。攜手閒行。憑欄徙倚。忽遇
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簫。彼度妙曲。萬籟皆寂。遊魚出聽。洵太平盛事也。

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窗絲障。十里珠簾。客稱既醉。主曰未歸。遊楫往來。指目
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爲勝。薄暮須臾。燈船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揚槌擊鼓。蹋頓波心。自
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桃葉渡日。爭渡者喧聲不絕。余作秦淮燈船曲。中有云。遙指鍾山
樹色開。六朝芳草向瓊臺。一團燈火從天降。萬片珊瑚駕海來。又云。夢裏春紅十丈長。隔簾偷襲海南香。
西霞飛出銅龍館。幾隊蛾眉一樣敷。又云。神絃仙管玻璃杯。火龍蜿蜒波崔嵬。雲連金闕天門迥。鶴舞銀
城雪窖開。皆實錄也。嗟乎。可復見乎。

教坊梨園。單傳法部。乃威武南巡所遺也。然名妓仙娃。深以登場演劇爲恥。若知音密席。推獎再三。強而
後可。歌喉扇影。一座盡傾。主之者大增氣色。纏頭助采。遽加十倍。至頌老琵琶。安娘詞曲。則祇應天上。雖
得人聞矣。

裙屐小年。油頭半臂。至日亭午。則提籃挈榼。高聲唱賣。遍汗草。茉莉花。嬌婢捲簾。攤錢爭買。捉腕捺胸。紛
紜笑謔。頃之。烏雲堆雪。覺體芳香矣。蓋此花苞於日中。開於枕上。真媚夜之淫葩。瘴人之妖草也。建蘭。則
大雅不羣。宜於紗櫺文榭。與佛手木瓜。同其靜好。酒兵茗戰之餘。微聞薜澤。所謂王者之香。湘君之佩。豈
淫葩妖草。所可比擬乎。

南曲、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爲式、大約以淡雅樸素爲主、不以鮮華綺麗爲工也、初破瓜者、謂之梳櫛、已成
人者、謂之上頭、衣衫皆客爲之措辦、巧樣新裁、出於假母、以其餘、特自取用之、故假母雖年高、亦盛妝豔
服、光彩動人、衫之短長、袖之大小、隨時變易、見者謂是時世妝也、

曲中女郎、多親生之女、故憐惜倍至、遇有佳客、任其留連、不計錢鈔、其僮父大賈、拒絕勿與通、亦不顧也、
從良落籍、屬於祠部、親母則取費不多、假母則勒索高價、諺所謂娘兒愛俏、搗兒愛鈔者、蓋爲假母言之
也、

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爲才子佳人而設、逢秋風桂子之年、四方應試者畢集、結驪連騎、選色徵
歌、轉車子之喉、按陽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迴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歡、或訂百年之約、蒲桃架
下、戲擲金錢、芍藥欄邊、閒拋玉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戰之外篇、迨夫士也、色荒女兮、情倦忽、裘敝而金
盡、亦遂歎寡而愁殷、雖設阱者之恆情、實冶遊者所深戒也、青樓薄倖、彼何人哉、

曲中市肆、精潔殊常、香囊雲鳥、名酒佳茶、錫糖小菜、簫管瑟琴、並皆上品、外閒人買者、不惜貴價、女郎贈
遺、都無俗物、正李仙源十六樓集句詩中所云、市聲春浩浩、樹色晚蒼蒼、飲伴更相送、歸軒綿繡香者、是
也、

虞山錢謙益、金陵雜題絕句中有數首、淡粉輕煙佳麗名、開天營建記都城、而今也入煙花部、燈火樊樓
似汴京、一夜紅箋許定情、十年南部早知名、舊時小院湘簾下、猶記鸚歌喚客聲、舊院馬二娘
·字是宋·惜別留歡恨

板橋雜記中卷

麗品

余生萬歷末年。其與四方賓客交遊。及入范大司馬蓮花幕中。爲平安書記者。乃在崇禎庚辛以後。曲中諸兒。如朱斗兒。徐翩翩。馬湘蘭。皆不得面見之矣。則據余所見。而編次之。或品藻其色藝。或僅記其姓名。亦足以徵江左之風流。存六朝之金粉也。昔宋徽宗在五國城。猶爲李師師立傳。蓋恐佳人之湮沒不傳。作此情痴狡獪耳。風乍起。吹縵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彼美人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君子兮。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尹春。字子春。姿態不甚麗。而舉止風韻。綽似大家。性格溫和。談詞爽雅。無抹脂鄣袖習氣。專工戲劇排場。兼擅生旦。余遇之遲暮之年。延之至家。演荆釵記。扮王十朋。至見孀祭江二齣。悲壯淋漓。聲淚俱迸。一座盡傾。老梨園自歎弗及。余曰。此許和子永新歌也。誰爲韋青將軍者乎。因贈之以詩曰。紅紅記曲采春歌。我亦聞歌喚奈何。誰唱江南斷腸句。青衫白髮影婆娑。春亦得詩而泣。後不知其所終。嗣有尹文者。色豐而狡。蕩逸飛揚。顧盼自喜。頗超於流輩。太平張維。則醜寵之。惟其所欲。甚歡。欲置爲側室。文未之許。屬友人強之。文笑曰。是不難。嫁彼三年。斷送之矣。卒歸張。未幾文死。張後十數年乃亡。仕至監司。負才華。任俠。輕財結客。磊落人也。

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在母腹中聞琴歌聲。則勃勃動生。而娉婷娟好。肌膚玉雪。既含睇兮。又宜笑。殆開情賦所云。獨曠世而秀羣者也。性嗜潔。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愛文人才士。所居曲房密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中構長軒。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塵境。余每有同人詩文之會。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婢侍視。掌磨險麝。燕都梁供茗菓。暮則合樂酒宴。盡歡而散。然賓主秩然。不及於亂。於時流寇江左。名士渡江。僑金陵者甚衆。莫不豔羨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閉匿。稱善病。不妝飾。謝賓客。阿母憐惜之。順適其意。婉語遜詞。槩勿與通。惟二三知己。則懽懽自接。嬉怡忘倦矣。後易名貞美。刻一印章曰李十貞美之印。余戲之曰。美則有之。貞則未也。十娘泣曰。君知兒者。何出此言。兒雖風塵賤質。然非好淫蕩檢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兒心之所好。雖相莊如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雖勉同枕席。不與之合也。兒之不貞。命也。如何。言已。泣下沾襟。余斂容謝之曰。吾失言。吾過矣。十娘有兄女。曰媚姐。十三纔有餘。白皙髮覆額。眉目如畫。余心愛之。媚亦知余愛。嬌啼婉轉。作掌中舞。十娘曰。吾當爲汝媒。歲壬午。入棘闈。媚日以金錢投瓊。卜余中否。及榜發。落第。余乃憤鬱成疾。避棲霞山寺。經年不相聞矣。鼎革後。秦州刺史陳澹仙寓叢桂園。擁一姬。曰姓李。余披韓見之。媚也。各黯然掩袂。問十娘曰。從良矣。問其居曰。在秦淮水閣。問其家曰。已度爲菜圃。問其老梅與梧竹。無恙乎。曰。已摧爲薪矣。問阿母尙存乎。曰。死矣。因贈以詩曰。流落江湖已十年。雲鬢猶卜舊金錢。雪衣飛去仙哥老。休抱琵琶過別船。

葛嫩字蕊芳，余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克咸名臨，負文武才略，倚馬千言立就，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欲投筆磨盾，封狼居胥。又別字曰武公，然好狹邪遊，縱酒高歌，其天性也。先昵珠市妓王月，月爲勢家奪去，抑鬱不自聊，與余閒坐，李十娘家，十娘盛稱葛嫩才藝無雙，卽往訪之，闖入臥室，值嫩梳頭，長髮委地，雙腕如藕，而色微黃，眉如遠山，瞳人點漆，教請坐，克咸曰：「此溫柔鄉也，吾老是鄉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後竟納之閒房。甲申之變，移家雲間，閒道入閩，授監中丞楊文驄軍事，兵敗被執，并縛嫩，主將欲犯之，嫩大罵，嚼舌碎，含血噴其面，將手刃之，克咸見嫩抗節死，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殺。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難。

李大娘，一名小大，字宛君，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鬚眉丈夫之氣。所居臺榭庭室，極其華麗，侍兒曳羅殺者十餘人，置酒高會，則合彈琵琶箏瑟，或狎客沈元、張卯、張魁，數輩吹洞簫，唱時曲，酒半，打十番鼓，躍靈西匿，繼以華燈，羅幃從風，不知啞啞雞鳴。東方既白矣，大娘曰：「世有遊閒公子，聽俊兒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蕩志迷魂，沒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奢，豈效醜醜倚門市娼，與人較錢帛哉！以此得俠妓聲於莫愁，桃葉閒，後歸新安吳天行，天行鉅富，資產百萬，體羸，素善病，後房麗姝甚衆，疲於奔命，大娘鬱鬱不樂，蠱所歎，胥生者，賂僕婢，通音耗，漸托疾，薦胥生能醫，生得入見，大娘以金珠銀貝，納藥籠中，以出，與生訂終身約，後天行死，卒歸胥生，胥生本貧士，家徒四壁，立獲吳氏資，漸殷富，與大娘飲酒食肉，相娛樂，教女妓數人歌舞，生復以樂死，大娘老矣，流落闌闌，仍以教女娃歌舞爲活，余猶及見之，徐孺雖老，尙有風

情話念舊遊。濟焉出涕。真如華清宮女。說開元天寶遺事也。昔杜牧之於洛陽城東。重觀張好好。感舊論懷。題詩以贈。末云。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挂衰柳。涼風出座隅。灑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正爲今日而說。余卽出素扇以貽之。大娘捧扇而泣。或據牀以哦。哀動鄰壁。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觀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真。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爲南曲第一家。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煙繚繞。簷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妝與烏巾紫裘相閒。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豔。顧家廚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豔之者雖多。妬之者亦不少。適浙來一僧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填膺。作檄討罪。有云。某某。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莊。以文鴛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秦誑楚之計。作摧蘭折玉之謀。種夙世之孽。冤煞一時之風景。云云。僧父之叔。爲南少司馬。見檄。斥僧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於桐城方壘菴堂中。願登場演劇。爲余壽。從此摧幢機矢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雙尚書芝鸞。尚書雄豪蓋代。視金玉如泥沙。糞土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憐才。下士名譽盛於往時。客有求尚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篋。篋所書橫波夫人者也。歲丁酉。尚書挈夫人重遊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筑。及二王郎。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恆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

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李六娘十娘。王蕲娘。皆在焉。時尙書門人楚嚴某。赴浙監司任。逗留居樽下。襄
簾長跪。捧卮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爲醫三爵。尙書意甚得也。余與吳園次。鄧孝威。作長
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斂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尙書
有白門柳傳奇。行于世。顧眉生既屬芝蓋。百計求嗣。而卒無子。甚至雕異香木爲男。四肢俱動。錦綉
繡襖。顧乳母開懷哺之。保母襄襟。作便溺狀。內外通稱小相公。鬻亦不之禁也。時譴以奉常寓湖上。杭人
目爲人妖。後譴竟以顧爲亞妻。元配童氏。明兩封孺人。譴入仕本朝。歷官大宗伯。童夫人高尚。居合肥。不
肯隨宦京師。且曰。我經兩受明封。以後本朝恩典。讓顧太太可也。顧遂專寵受封。嗚呼。童夫人賢節。過鬻
眉男子多矣。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針神曲聖。
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
沮。意弗屑也。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菲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
有人。已而扁舟遊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賃居以栖。隨如舉。冒辟疆。過惠山。歷澄江。
荆溪。抵京日。陟金山絕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爲辟疆側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
影梅菴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梅村宮尹十絕。可傳小宛也。其四首云。珍珠無價玉
無瑕。小字貪看問妾家。尋到白堤浮出見。月明勝雪映梅花。又云。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按歌。恨

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僭病愁多。又云。亂梳雲鬢下妝樓。盡室蒼黃過渡頭。鈿盒金釵。揮拋卻。高家兵馬在揚州。又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

卜賽。一曰賽賽。後爲女道士。自稱玉京道人。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嬾娜。一落筆。畫十餘紙。年十八。遊吳門。居虎邱。湘簾棠几。地無纖塵。見客初不甚酬對。若遇佳賓。則諧謔閒作。談詞如雲。一座傾倒。尋歸秦淮。遇亂。後遊吳門。吳梅邨學士。作聽女道士卜玉京彈琴歌。贈之。所云。昨夜城頭吹竽築。教坊也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盧家泣。私更妝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渚船。翦就黃蘗貪入道。攜來綠綺訴嫺娟者。正此時也。在吳作道人裝。然亦閒有所主。侍兒柔柔。承奉硯席如弟子。指揮如意。亦靜好女子也。踰兩年。渡浙江。歸於東中一諸侯。不滿意。進柔柔當夕。乞身下髮。後歸吳。依良醫鄭保御。築別館以居。長齋繡佛。持戒律甚嚴。刺舌血。書法華經。以報保御。又十餘年而卒。葬於惠山。祇陀菴錦樹林。玉京有妹曰敏。頰而白。如玉肪。風情綽約。人見之。如立水晶屏也。亦善畫蘭鼓琴。對客爲鼓一再行。即推琴斂手。面發頰。乞畫蘭。亦止寫篠竹枝蘭草二三朵。不似玉京之縱橫枝葉淋漓墨瀟也。然一以多見長。一以少爲貴。各極其妙。識者并珍之。攜來吳門。一時爭豔。戶外屢恆滿。乃心厭市囂。歸中進士維久。維久宰相孫。性豪舉。好賓客。詩文名海內。海內賢豪多與之遊。得敏。益自喜爲閨中良友。亡何。維久病且歿。家中替。後嫁一貴官。穎川氏。三年病死。

范瑀。字雙玉。靜廉。寡所嗜好。一切衣飾歌管。豔靡紛華之物。皆屏棄之。惟闔戶焚香瀹茗。相對藥爐經卷。

而已。性喜畫山水。摹做大痴顧寶幃。槎枒老樹。遠山絕磧。筆墨間有天然氣韻。婦人中范華原也。

頓文。字小文。琵琶。頓老孫女也。性聰慧。略識字義。唐詩皆能上口。授以琵琶。布指謹索。然意弗屑。不肯竟學。學鼓琴。雅歌三疊。清泠泠然。神與之浹。故又字曰琴心。云琴心生於亂世。頓老賴以存活。不能早脫樂籍。賃屋青谿里。華門主寶。風月淒涼。屢爲健兒僧父所阨。最後爲李姓者挾持。牽連入獄。雖緣情得保。猶守以牛頭阿旁也。客有王生者。挽合居閒營教。借往訪之。風鬢霧鬢。顛悴可憐。猶援琴而鼓。彈別鳳離鸞之曲。如猿吟鵲啼。不忍聞也。余說內鄉許公。屬其門生直指使者。縱之後。還故居吳郡。王子其長。主張燕筑家。與琴心比鄰。兩相慕悅。王子故輕俠。傾金錢。賑其貧悴。將攜歸。置別室。突遭奇禍。收者至。見琴心。詫曰。此真禍水也。憫其非辜。驅之去。獨捕王子。王子被戮。琴心逸。後終歸匪人。嗟乎。佳人命薄。若琴心者。其尤哉。其尤哉。

沙才。美而豔。豐而逸。骨體皆媚。天生尤物也。善奕碁。吹簫度曲。長而修容。留仙裙。石華廣袖。衣被燦然。後攜其妹曰嫩者。遊吳郡。卜居半塘。一時名噪。人皆以二趙二喬目之。惜也。才以瘡發。剝其半面。嫩歸吒利。鬱鬱死。

馬嬌。字婉容。姿首清麗。濯濯如春月柳。灑灑如出水芙蓉。真不愧嬌之一字也。知音識曲。妙合宮商。老技師推爲獨步。然終以誤墮烟花爲恨。思擇人而事。不敢以身許人。卒歸貴陽楊龍友。龍友名文聰。以詩畫擅名。華亭董文敏亟賞之。先是閩中郭聖僕有二妾。一曰李陀那。一曰珠玉耶。聖僕歿。龍友得玉耶。并得

其所蓄書畫瓶研几杖諸玩好古器。復擁婉容。終日摩挲笑語爲樂。甲申之變。貴陽馬士英。册立宏光帝。自爲首輔。援引閹兒阮大鍼。搆黨煽權。撓亂天下。以致五月出奔。都城百姓。焚燒馬阮居第。以龍友鄉戚有連。亦被烈焰。頃刻灰燼。時龍友巡撫蘇松。盡室以行。玉耶亦殉。婉容莫知所終。龍友父子殉難閩。無遺種也。猶存老女。丐歸金陵。依家僕以終天年。婉容有妹曰嫩。亦著名。又有小馬嫩者。輕盈飄逸。自命風流。冀州鹽賈。用千金購得。奉溧陽陳公子。公子昵之。未久。并奩具。贈豫章陳伯塿。生一子一女。如王子敬之有桃根也。

顧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體態豐華。跌不纖妍。人稱爲顧大腳。又謂之肉屏風。然其邁往不屑之韻。凌霄拔俗之姿。則非籬壁閒物也。當之者。似李陵提步卒五千人。抵鞬汗山。入陘谷。往往敗北生降矣。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有云。佳俠含光。余題四字。顏其室。亂後。不知從何人。以去。或曰。歸一公侯子弟云。

米小大。頗著美名。余未之見。然聞其纖妍俏潔。涉獵文藝。粉指墨痕。縱橫縹緲。是李易安之流也。歸昭陽李太僕。太僕遇禍家滅。

王小大。生而韶秀。爲人圓滑便捷。善周旋。廣筵長席。人勸一觴。皆膝席歡受。又工于酒。糾舛錄事。無毫髮謬誤。能爲酒客解紛釋怨。時人謂之和氣湯。揚州顧爾邁。字不盈。鎮遠侯介弟也。挾戚里之富。往來平康。悅小大。貯之河庭。時時召客大飲。效陳孟公。高季武。授女將軍酒正印。左右指麾。客皆極飲沾醉。有醉而逸者。鎖門脫履臥地上。至日中乃醒。時吳橋范文貞公。官南大司馬。不盈爲掛客。出入轅戟。有古任俠風。

書畫與鄭超宗齊名。

張元清瘦輕佻。臨風飄舉。齒少長。在少年場中。纖腰蹠步。亦自楚楚。人呼之爲張小腳。

劉元齒亦不少。而佻達輕盈。目睛閃閃。注射四筵。曾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元轉面向裏帷。不與之接。

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爲名士耶。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相傳以爲笑。

崔科後起之秀。目未見前輩典型。然有一種天然韶令之致。科亦顧影自憐。於其容色。高其聲價。不屑一

切。卒爲一詞林所窘辱。

董年秦淮絕色。與小宛姐妹行。豔冶之名。亦相頡頏。鍾山張紫浚。作悼小宛詩。中一首曰。美人在南國。余

見兩雙成。春與年同豔。花推月主盟。蛾眉無後輩。蝶夢是前生。寂寂皆黃土。香風付管城。

李香身軀短小。膚理玉色。慧俊婉轉。調笑無雙。人名之爲香扇墜。余有詩贈之曰。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

婀娜袖中藏。何緣十二巫峰女。夢裏偏來見楚王。武塘魏子中。爲書於粉壁。貴陽楊龍友。寫崇蘭詭石於

左偏。時人稱爲三絕。由是香之名盛於南曲。四方才士。爭一識面以爲榮。

珠市名妓附見

珠市在內橋傍。曲巷逶迤。屋宇湫隘。然其中有麗人。惜限於地。不敢與舊院頡頏。以余所見王月諸姬。并

著迷香神雞之勝。又何羨紅紅舉舉之名乎。恐遂湮沒無聞。使媚骨芳魂。與草木同腐。故附出於卷尾。以

備金陵軼史云。

王月字微波。母胞生三女。長卽月。次節。次滿。并有殊色。月尤慧妍。善自修飾。願身玉立。皓齒明眸。異常妖冶。名勳公卿。桐城孫武公。曠之。擁致棲霞山下雪洞中。經月不出。於牛女渡河之明夕。大集諸姬於方密之僑居水閣。四方賢豪。車騎盈閭巷。梨園子弟。三班駢演。水閣外環列舟航。如堵牆。品藻花案。設立層臺。以坐狀元。二十餘人中。考微波第一。登臺奏樂。進金屈卮。南曲諸姬。皆色沮。漸逸去。天明始罷酒。次日各賦詩紀其事。余詩所云。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香者。是也。微波繡之於帙中。不去手。武公益眷戀。欲置爲側室。會有貴陽蔡香君。名如荷。強有力。以三千金啖其父。奪以歸。武公悒悒。遂娶葛嫩也。香君後爲安廬兵備道。攜月赴任。寵崇房。崇禎十五年五月。大盜張獻忠破廬州府。知府鄭履祥死節。香君被擒。搜其家得月。留營中。寵壓一寨。偶以事忤獻忠。斷其頭。函置於盤。以享羣賊。嗟乎。等死也。月不及嫩矣。悲夫。

王節有姿色。先歸顧不盈。後歸王恆之。甘淡泊。怡然自得。雖爲姬侍。有荆釵裙布風。妹滿。幼小好戲弄。窈窕輕盈。作嬌娃之態。保國公買置後房。與寇白門不合。後還秦淮。

寇湘。字白門。錢牧齋詩云。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紅淚一沾衣。則寇家多佳麗。白門其一也。白門娟娟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畫蘭。粗知拈韻。能吟詩。然滑易。不能竟學。十八九時。爲保國公購之。貯以金屋。如李掌武之謝秋娘也。甲申三月。京師陷。保國公生降。家口沒入官。白門以千金予保國。贖身。匹馬短衣。從一婢而歸。歸爲女俠。築園亭。結賓客。日與文人騷客相往還。酒酣耳

熱或歌或哭亦自歎美人之遲暮。嗟紅豆之飄零也。既從揚州某孝廉不得志復還金陵老矣。猶日與諸少年伍。臥病時召所歡韓生來。綢繆悲泣欲留之同寢。韓生以他故辭。執手不忍別。至夜聞韓生在婢房笑語。奮身起喚婢。自簾數十咄咄罵韓生負心禽獸行。欲啗其肉。病甚劇。醫藥罔效。遂死。蒙叟金陵雜題。有云。叢殘紅粉念君恩。女俠誰知寇白門。黃土蓋棺心未死。香丸一縷是芳魂。

板橋雜記下卷

軼事

金陵都會之地。南曲靡麗之鄉。執茵浪子。蕭灑詞人。往來遊戲。馬如游龍。車相接也。其間風月樓臺。尊疊絲管。以及鬢童狎客。雜伎名優。獻媚爭妍。絡繹奔赴。垂楊影外。片玉壺中。秋笛頻吹。春鶯乍囀。雖宋廣平。鐵石心腸。不能不爲梅花作賦也。一聲河滿。人何以堪。歸見梨渦。誰能遣此。然而流連忘返。醉飽無時。卿卿雖愛卿卿。一誤豈容再誤。遂爾喪失平生之守。見斥禮法之士。豈非黑風之飄墮。碧海之迷津乎。余之編輯斯編。雖曰傳芳。實爲垂戒。王右軍云。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也。

瓜州蕭伯梁。豪華任俠。傾財結客。好遊狹斜。久住曲中。投轄轟飲。俾晝作夜。多擁名姬。簪花擊鼓爲樂。錢宗伯詩所云。天公要斷煙花種。醉殺揚州蕭伯梁者。是也。

嘉興姚壯若。用十二樓船。於秦淮招集四方應試知名之士。百有餘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園一部。燈火笙歌。爲一時之盛事。先是嘉興沈雨若。費千金定花案。江南鹽稱之。

曲中狎客。有張卯官笛。張魁官簫管。五官管子。吳章甫絃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朱維章。串戲柳敬亭說書。或集於二李家。或集於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之窟也。

張卯。尤滑稽婉膩。善伺美人喜怒。一日。偶忤李大娘。大娘手碎其頭上駝帽。擲之於地。卯徐徐拾取。笑而

戴之以去。

張魁字修我。吳郡人。少美姿首。與徐公子有斷袖之好。公子官南都府佐。魁來訪之。關者拒。口出褻語。且詬厲。公子聞而扑之。然卒留之署中。歡好無似。移家桃葉渡口。與舊院爲鄰。諸名妓家。往來相熟。籠中鸚鵡。見之叫曰。張魁官來。阿彌陀佛。魁善吹簫度曲。打馬投壺。往往勝其曹耦。每晨朝。卽到樓館。插瓶花。燕爐香。饒芥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不令主人知也。以此僕婢皆感之。貓狗亦不厭焉。後魁面生白點。風眉樓客戲榜於門。曰。革出花面篋片一名張魁。不許復入。魁慚恨。遍求奇方。灑削得芙蓉露治之。良已。整衣帽。復至眉樓。曰。花面定何如。亂後還吳。吳新進少年。搔頭弄姿。持簫擊管。以柔曼悅人者。見魁輒擲之。肆爲詆訶。以此重窮困。龔宗伯奉使粵東。憐而賑之。厚予之金。使往山中販芥茶。得息頗厚。家稍稍豐矣。然魁性僻。常自言曰。我大賤相。茶非惠泉水。不可沾唇。飯非四糲冬春米。不可入口。夜非孫春陽家通宵椽燭。不可開眼。錢財到手輒盡。坐此不名一錢。時人共非笑之。弗顧也。年過六十。以販茶賣芙蓉露爲業。庚寅辛卯之際。余遊吳。寓周氏水閣。魁猶清晨來。插瓶花。燕爐香。洗芥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如曩時。酒酣燭跋。說青谿舊事。不覺流涕。丁酉。再過金陵。歌臺舞榭。化爲瓦礫之場。猶於破板橋邊。一吹洞簫。矮屋中一老嫗。啓戶出曰。此張魁官簫聲也。爲嗚咽久之。又數年。卒以窮死。

歲丙子。金沙張公亮。呂霖生。鹽官陳則梁。漳浦劉漁仲。雒阜冒辟疆。盟於眉樓。則梁作盟文。甚奇。末云。性盟不如臂盟。臂盟不如心盟。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國介弟也。家貲鉅萬。性豪侈。自奉甚豐。廣蓄姬妾。造園大功坊側。樹石亭臺。擬於平泉金谷。每當夏月。置宴河房。選名妓四五人。邀賓侑酒。木瓜佛手。堆積如山。茉莉芝蘭。芳香似雪。夜以繼日。把酒酣歌。綸巾鶴氅。真神仙中人也。宏光朝。加中府都督。前驅班列。呵導入朝。愈榮顯矣。乙酉鼎革。籍沒田產。遂無立錐。羣姬雨散。一身子然。與傭丐爲伍。乃至爲人代杖。其居第易爲兵道衙門。一日與當刑人約定杖數。計價若干。受杖時。其數過倍。青君大呼曰。我徐青君也。兵憲林公駭問左右。有哀王孫者。跪而對曰。此魏國公之公子徐青君也。窮苦爲人代杖。此堂乃其家廳。不覺傷心呼號耳。林公憐而釋之。慰藉甚至。且曰。君尙有非欽產。可清還者。本道當爲查給。以終餘生。青君跪謝曰。花園是某自造。非欽產也。林公唯唯。厚贈遺之。查還其園。賣花石。貨柱礎。以自活。吾觀南史所記。東昏宮妃賣蠟燭爲業。杜少陵詩云。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嗚呼。豈虛也哉。

同人社集松風閣。雪衣眉生。皆在飲罷。聯騎入城。紅妝翠袖。躍馬揚鞭。觀者塞途。太平景象。恍然心目。丁繼之扮張驢兒娘。張燕筑扮寶頭盧。朱維章扮武大郎。皆妙絕一世。丁張二老亦壽九十餘。錢虞山題三老圖詩。末句云。秦淮煙月經遊處。華表歸來白鶴知。不勝黃公酒壚之歎。

無錫鄒公履遊平康。頭戴紅沙巾。身著紙衣。齒高跟屐。伴狂沈酒。揮斥千黃金。不顧初場畢。擊大司馬門鼓。送試卷。大合樂於妓家。高聲自誦其文。妓皆稱快。或時闌入梨園。觀毬上。爲參軍鶴也。柳敬亭。泰州人。本姓曹。避仇。流落江湖。休於樹下。乃姓柳。善說書。遊於金陵。吳橋范司馬。桐城何相國。引

爲上客。常往來南曲。與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曲敬亭以譚詞。酒酣以往。擊節悲吟。傾靡四座。蓋優孟東方曼倩之流也。後入左甯南幕府。出入兵閒。甯南已敗。又遊松江。馬提督軍中。鬱鬱不得志。年已八十餘矣。閒遇余僑寓睡軒中。猶說秦叔寶見姑娘也。

萊陽姜如須。遊於李十娘家。漁於色。匿不出戶。方密之。孫克咸並能屏風上行。漏下三刻。星河皎然。連袂閒行。經過趙李。垂簾閉戶。夜人定矣。兩君一躍登屋。直至臥房。排闥開張。勢如盜賊。如須下牀。踉蹌大王乞命。毋傷十娘。兩君擲刀大笑曰。三郎郎當。三郎郎當。復呼酒極飲。盡醉而散。蓋如須行三。如須高才曠代。偶效樊川。略同謝傅。秋風團扇。寄興掃眉。非沈瀟煙花之比。聊記一則。以存流風餘韻云爾。

陳則梁。人奇文奇。舉體皆奇。嘗致書眉樓。勸其早脫風塵。速尋道伴。言詞切至。眉樓遂擇主而事。誠以驚弓之鳥。遽爲透網之鱗也。掃眉才子。慧業文人。時節因緣。不得不爲延津之合矣。

十七八女郎。歌揚柳岸。曉風殘月。若在曲中。則處處有之。時時有之。予作憶江南詞云。江南好。景本無多。只在曉風殘月下。思之祇益傷神。見之不堪回首矣。

沈公憲以串戲擅長。同時推爲第一。王式之中翰。王恆之水部。異曲同工。遊戲三昧。江總持。柳耆卿。依稀再見。非如呂敬遷。李仙鶴也。

樂戶有妻有妾。防閑最嚴。謹守貞潔。不與人客交語。人客強見之。一揖之外。翻身入簾也。亂後。有舊院大街。顧三之妻李三娘者。流落江湖。遂爲名妓。忽爲匪類所持。暴繫吳郡獄中。余與劉海門。夢錫兄弟。及姚

翼侯張掬存極力拯之。致書司李李燧。燧僅而得免。然亦如嚴幼芳劉婆惜。備受笞楚。決杖矣。三娘長身玉色。倭墮如雲。量洪善飲。飲至百觥不醉。時辛丑中秋之際。庭桂盛開。置酒高會。黃蘭蕙及玉峰女士馮靜容皆來。居侍主人金叔侃。盡傾家釀。分曹角勝。轟飲如雷。如項羽章邯鉅鹿之戰。諸侯皆作壁上觀。飲至天明。諸君皆大吐。靜容亦吐。鬢髮委地。或橫臥地上。衣履狼籍。惟三娘醒。然猶不眠倚桂樹也。蘭蕙其餘勇。尚與翼侯豁拳。各盡三四大斗而別。嗟乎。俯仰歲月之間。諸君皆埋首青山。美人亦棲身黃土。河山遼矣。能不悲哉。

李貞麗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與陽羨陳定生善。香年十三。亦俠而慧。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夢。皆能妙其音節。尤工琵琶。與雪苑侯朝善。聞兒阮大鹹。欲納交於朝宗。香力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卒不往。蓋前此大鹹恨朝宗。羅致欲殺之。朝宗逃而免。并欲殺定生也。定生大爲錦衣馮宗可所辱。雲間才子夏靈首。作青樓篇。寄武塘錢漱廣。末段云。二十年來事已非。不開畫閣鎖芳菲。那堪兩院無人到。獨對三春有燕飛。風枝不動新歌扇。露井橫飄舊舞衣。花草朱門空後閣。琵琶青塚恨明妃。獨有青樓舊相識。蛾眉零落頭新白。夢斷何年行雨踪。情深一調留雲跡。院本傷心正德詞。樂府銷魂教坊籍。爲唱當時烏夜啼。青衫淚滿江南客。觀此。可以盡曲中之變矣。悲夫。

附錄

宋蕙湘，秦淮女也。兵燹流落，被擄入軍。至河南衛輝府城，題絕句四首於壁，開云：風動江空羯鼓催，降旗飄颻鳳城開。將軍戰死君王繫，薄命紅顏馬上來。廣陌黃塵暗鬢鴉，北風吹面落鉛華。可憐夜月篔簹引，幾度窮廬伴暮笳。春花如繡柳如煙，良夜知心畫閣眠。今日相思渾似夢，算來可恨是蒼天。盈盈十五破瓜初，已作明妃別故廬。誰散千金同孟德，鑲黃旗下贖文姝。後跋云：被難而來，野居露宿，即欲效章嘉故事，稍留翰墨，以告君子，不可得也。偶居邸舍，索筆漫題，以冀萬一之遇，命薄如此，想亦不可得矣。秦淮難女宋蕙湘，和血題於古汲縣前路王城之東，路王城，潞藩府第也。

燕順，淮安妓女也。年十六，知義理，每厭薄青樓，以爲不可一日居。甲申三月，鳳陽督師馬士英標下兵鼓噪而散，突至淮城西門外，馬步五六百人，擄掠甚慘。妓女悉被擄，順獨堅執不從，兵以布縛之，馬上順舉身自奮，哭誓不止，兵竟刃之。

又山東鄆城縣之李家莊，旗亭壁間題三絕句云：不掃雙蛾問碧紗，誰從馬上撥琵琶。驛亭空有歸家夢，驚破啼聲是夜笳。日日牛車道路賒，徧身塵土向天涯。不因薄命生多恨，青塚啼鴉怨漢家。驚傳縣吏點名頻，一一分明漢語真。世上無如男子好，看他髡髮也騷人。末書云：吳中難婦趙雪華題。凡此數者，皆羣芳之萎道旁者也。

附錄 盒子會

沈周作盒子會辭，其序云：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十三十姓，結爲手帕姊妹，每上節，以春整巧

具殺核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爲勝。輸者罰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止。席閒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賦此以識京城樂事也。辭云。平樂燈宵鬧如沸。燈火烘春。笑聲內。盒奩來往。鬪芳鄰。手帕綢繆通姊妹。東家西家百絡盛。裝殺釘核春。滿髮豹胎閒。挾鯉冰脆。烏攪分棧。椰玉生。不論多同。較奇有品。裏輸無倒。陪酒呈絲。退竹會心。歡。裏鈔碑金走情友。閨堂一月自春風。酒香人語百花中。一般桃李三千戶。亦有愁人隔牆住。

重刻板橋雜記跋

暨持老人籍莆田。明末僑寓南都。遂家焉。是子實頤。字通客。次子蘭頤。字香風。金陵詩徵骨著錄。鴻客。有金陵覽古詩。味外軒囊。研山草堂詩樣。曼翁集。板橋雜記。皆所著。然雜記世尤稱之。蓋六朝賸粉。輒易中人。矧作者身當鼎革。其閒稱述。哀樂無時。第曰。網繆北里。憑弔南曲。不其慎與。前之蕪臺仙會品。士女表。曲中志。伎品。後之續記。畫舫錄。新柳記。等書。雖而不哀。稱者乃寡。客秋靡遺。消磨是書。詎意昔者所歎。今迺弗忍卒讀。掩卷冥想。憂從中來。尤矣。事有傷心。不嫌異代。然而一灣淮水。興亡何窮。期美人之不來。信吾生之足樂。孤懷耿耿。抑又何焉。春閒。手民謀書付梓。余嗒然若喪。漫無以應。輾轉物色。終焉此梓。嗟乎。茫茫世閒。斷腸無所。如有解者。甯識方回已。光緒二十七年夏四月。江甯傅春官識。



拊 掌 錄

宋 元 懷 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古今說海及學海類編皆
收有此書說海較先故據
以排印至撰人名氏則據
提要定爲宋元懷

四庫全書提要

拊掌錄一卷

舊本題元人撰，不著名氏。後有至正丙戌華亭孫道明跋，亦不言作者爲誰。說郛載此書，題爲宋元懷，前有自序，稱延祐改元立春日，曠然子書，蓋元懷自號也。此本見曹溶學海類編中，失去前序，遂以爲無名氏耳。書中所記，皆一時可笑之事。自序謂補東萊呂居仁軒渠錄之遺，故目之曰拊掌錄云。

拊掌錄

東萊呂居仁先生作軒渠錄。皆紀一時可笑之事。余觀諸家雜說中。亦多有類是者。暇日裒成一集。目之曰拊掌錄。不獨資開卷之一笑。亦足以補軒渠之遺也。延祐改元立春日。曠然子書。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爲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替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替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竝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祇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大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輩。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之以謝天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爲起居注。侍立殿均。既歸。廣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葉濤好弈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弈者多廢事。不以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棋枰爲木野。

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熙寧後，茶禁日嚴，被罪者衆，乃目茶籠爲草大蟲，言其傷人如虎也。

熙寧間，蜀中日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謂之卦影。其後轉相祖述，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爲恠以見象。米芾好恠，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臨朝鞞，紺緣，朋從目爲活卦影。

沈括存中，方就浴，劉貢父遽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衆愕問，云死矣，益成括也。

石資政中立，好談諧，樂易人也。楊文公一日置酒，作絕句招之，末云：好把長鞭便一揮。石留其僕，卽和曰：尋常不召猶相造，况是今朝得指揮。其談諧敏捷類如此也。又嘗於文公家會葬，坐客乃執政及貴遊子弟，皆服白欄衫，或羅或絹有差等，中立忽大慟，人問其故，曰：憶吾父。又問之曰：父在時當得羅欄衫也。蓋見在執政子弟服羅，而石止服絹，坐中皆大笑。

昔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絕倒。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同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朱翁梁翁，每戲侮之。一日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與，衆皆笑其敏。雖一時戲言，而大年果不五十而卒。

李觀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古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

罵孟子其一云。完廬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嶽翁方且爲天子。女塔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聞者大笑。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措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以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砢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習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士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

魯直在鄂。鄂州太守以其才望信重之。士人以詩文投贄。守必取質於魯直而報之。一同人投詩。頗紕繆。守攜見魯直。意其一言少助其人。魯直閱詩良久無語。太守曰。此詩不知酬以幾何。魯直笑曰。不必他物。但公庫送與四兩乾艾。於尻骨上作一大炷灸之。且問曰。爾後敢復溲分耶。同人竟無所濟。

科場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爲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爲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觀茲黃耆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烘堂大笑。

李廷彥曾獻百韻詩于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憫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上官笑而納之。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云：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黃裳酷嗜燒煉，晚年疾篤，喻諸子曰：我死以大缸一枚坐之，復以大缸覆之，用鐵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縫，置之穴中，足矣。

許義方之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闕。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閒話。

孫巨源內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讓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姓孫，而為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焉。劉曰：何不取其髯為別？吏曰：皆鬚而莫能分也。劉曰：既是皆鬚，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為別？吏曰：諾。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為大鬚，孫學士巨源為小鬚。孫學士。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諛，題其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臥。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有一士人赴宴。衆中有少年勇於色。甫就席。士人以服辭。乃命撤樂及屏去羣妓。後勸酬及少年。少年罪。士人曰：敗一席之歡。皆君也。正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耶？賓主爲之烘堂。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遍。卽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晉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西人皆作吼音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趙閱道罷政閒居。每見僧接之甚恭。一日士人以書贊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勉以卒業。卻與閒退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後再往。門下人不爲通。士人謂闈者曰：參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尙。闈者曰：尋常來見諸僧。亦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是重他袈裟。士人笑曰：我這領白欄直是不直錢財。闈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更那輟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爲笑。

張文潛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有二三分不合人意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

孝皇聖明。亦爲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陞辭。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

如何不要笑。奏云：外面有一語云：裏上幘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橫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一見。憶得先語。便笑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某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紹興九年。虜歸我河南地。商賈往來。攜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平人。貧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遊。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顧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方熟眠。謂湯婦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獨看紅藥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白墮既是一人。莫難爲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漢理會。卻來此間厮覷。蓋文潛時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過。亦失去酒器之類。既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滿座大囑。

哲宗朝。宗子有好爲詩。而鄙俚可笑者。嘗作卽事詩云：日煖看三織。風高關兩廂。蛙翻白出闕。蚓死紫之長。潑聽琵琶鳳。餽拋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殺又何妨。或問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間。又見二雀鬪於兩廂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喫潑飯。聞鄰家琵琶作鳳栖梧。食餽頭未畢。關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迎客既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哲宗嘗灼艾。諸內侍欲娛上。或

舉其詩。上笑不已。竟不灼艾而罷。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於路。其孺人性素嚴。呼入繡幕中。語之曰。路哭何因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棺。須見淚。漸曰。唯。計既寤。來日以寬巾納濕紙。置於額。大叩其額而慟。備罷。其妻又呼入窺之。妻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漸對曰。豈不聞自古云。水出高原。聞者大笑。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錄。曼卿詭恠不羈。謂主者曰。乞。祇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諠。曰。此必三館僕人也。杖而遣之。

吳中一士人。曾爲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附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毗陵。挈其徒飲倡家。顧謂一驕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殺來。李二謂御史也。俄頃郡廚以飲食至。甚豐腴。有一蓍醫適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家。語及之。李君極恠。使人捕驕卒得之。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買飲食以給坐客耳。李乃杖驕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別。唁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聞者莫不大笑。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士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寇忠愍令乞詩于魏處士野。野贈之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恠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座客大發一噱。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其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李丹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遺。乃授昌州倅。議者以去家遠。乃改授鄂州。淵材聞之。乃吐飯大步往謁見其人。言丈丈改鄂倅。有之乎。李曰然。淵材愀然曰。誰爲丈丈謀。昌佳郡也。奈何去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爲笑。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才也。然善戲。嘗出遊報寧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鞭。謂馭者曰。賴我是石學士也。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

王榮老嘗官於觀州。罷官渡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蓄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有玉麈尾卽以獻之。不可。又以端石硯獻之。不可。又以宣尼虎帳獻之。亦不驗。夜臥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題韋應物詩云。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卽取視。愀恍之間。曰我猶不識。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飽而濟。吾意江神必元祐遷客鬼爲之。不然。亦何嗜之深也。書此可發一笑。

余家舊有軒渠錄。此卷從吳純齋處袖歸。謹抄於且喫茶小軒中。起八月三日庚子。迄六日癸卯。是日小雨弄晴。頗快人思。時太歲丙戌。至元十禩也。映雪老人華亭孫道明志。時年六十九矣。